

共和国将帅篇

许继慎 左 权
曾中生 周逸群

黄埔将帅



当代世界出版社

黄埔将帅



共和国将帅篇——许继慎 左 权
曾中生 周逸群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将帅 / 陈锡增编.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1

ISBN 7-80115-170-4

I. 黄… II. 陈… III. 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130 号

黄埔将帅

共和国将帅篇——许继慎 左权 曾中生 周逸群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 字数: 41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115-170-4/K · 46

定价: 478.00 元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历任军校新编教导第二团排长、连长，政治干部训练班中队长，独立团第二营营长，第四军七十三团参谋长，第十军七十二团团长，红一军军长，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委员，红一军前敌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等职。

1 立下报国志

家世·童年

在由六安通往霍山的大道上，有一个五六户人家的小村落。据老人们说，这村落通向大道的一截土围墙倒塌了，形似土门，就被过往行人称为土门店。也有人说，南北朝时，青山为开化县所治，此地为开化县路口，有人在此摆摊卖水兼卖山货，因店容简陋，所售之物均系土货，故称此处为土门店。

这里就是许继慎的故乡。

土门店坐落在盛产大米的戚家畈东侧，距六安约 30 多里，至霍山 50 里。独山、西河口、麻埠、金家寨、苏家埠、张家店等集镇均在其周围不远处。土门店东邻油坊冲，西接戚家桥，南连青山集，北毗樊通桥。六霍大道贯穿南北，石堰小河穿流东西。这里树木葱茏，交通便利，是一个环境幽美的好地方。每当火焰般的映山红漫山开遍

的时候，那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的大批客商由六安经土门店到青山，进霍山，购买茶叶、山货，并把大都市的纸、布等物品带到这里，使土门店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

然而，这太平盛世的景象，如今只成为老人们美好的回忆和谈古的话料了。当许继慎在 1901 年降生到这个小村的时候，土门店已萧条破败，许家的生活也十分窘迫。土门店的人们虽未见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狼烟、焚烧圆明园的火焰，但他们看到了“马蹄袖子”的贪婪、腐败，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的消息，意识到列强亡我的罪恶野心……

许继慎的曾祖父原住六安北面的马头集。许姓为马头集金、文、马、许四大旺族之一。至今，马头集仍流传着“金八百，文一千，许家出门遮半天”的民谣。据《许氏宗谱》载：许家“原籍江西豫章南昌府生米人”，因旱灾迁皖居六。下分胤祚、文举、桐、三重、文贵、仕兑、希贤、弼、北塘等九个支派。许继慎属弼公支派的后裔。

许继慎的祖父许有堂是一忠厚长者。他虽然目不识丁，但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受人敬仰，被地方公举为枣林岗保董事。历任 20 余年，廉洁公正，排难解纷，悉得其平。对那些残害黎民百姓的恶霸劣绅，他敢于碰硬。当地有个恶霸郑九老爷，家拥 200 石田地。他曾托人行贿，请许有堂将其应缴之田赋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不料遭到许有堂的拒绝，遂恼羞成怒，捏造罪名，向六安直隶州府诬告许有堂擅权弄职，欺压百姓，企图将许有堂打倒。许有堂不为郑九老爷其势汹汹所吓倒，自带状纸到州府反诉他无视官府，多年来卖富倚势，隐田抗赋，强占民女，霸占民田，今日竟托人行贿，企图不逞，又捏名陷害无辜。一场官司打完，郑家败诉，郑九老爷从此倒台。而对普通百姓，他则多处体恤。因此，许有堂声蜚故里。许继慎之叔祖父名不详，生有一子。

许继慎的父亲许克卿，号振卿，居长；其二叔克义；三叔克敏。按旧习，亲堂兄弟须依年龄长幼排行。许继慎的父亲在其四个堂兄弟中排行居二，故乡间人多称他“许二先生”。

许继慎的父亲自幼读私塾，喜爱文学，与鲍昂千（家驹）为同塾同学，两人志趣相投，交谊甚深，亲如兄弟。他俩共同研习，互相砥砺，在童生小试中，虽都曾名列前茅，但还是连一名秀才都未得到。许克卿逐渐对旧考试制度乃至对整个大清帝国的封建统治不满，后来，毅然弃学，以开中药铺为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朝帝制被废除，民国成立。对于辛亥革命，乡间的封建地主豪绅都抱着敌视的态度，说什么“宣统只坐2年半，遇到‘革命’来捣蛋”。而许克卿却热烈拥护辛亥革命。他认为：世道变则通，通则久。变则去腐生新，不变则新萎腐生。

许继慎的母亲吴氏，是一个朴实、贤惠、心地善良的农村妇女。她身强力壮，虽是一双小脚，但干活麻利，操持家务缜密。她为人和谦，从来不发脾气。

许继慎兄妹3人，许继慎居长，乳名双喜，谱名许绍周；弟弟许希孟，乳名连科，小许继慎2岁；妹妹许老姑子，1908年出生。

许继慎的家庭是勤劳和睦的。祖父的正直、干练、不畏邪恶，父亲的怀才不遇、不满现实，母亲的善良、贤惠、勤劳俭朴，无一不给童年时代的许继慎以深刻的影响。

许继慎来到人间后，倍受父母的疼爱。他那浓眉大眼，那白里透红的脸蛋，那结结实实的身子，使得祖父、祖母及外公、外婆也格外喜欢。外婆家的生活比较殷实，也舍得在许继慎身上花钱，“抓周”时送来了银项圈、银镯、银锁、银牌、银元、袍褂鞋袜和中堂、对联；10周岁时，又给他做“10岁”。

许继慎的婴幼儿年是快乐的。他周岁时，即会走路。有时拿起铲子跟妈妈到一个叫“卧虎赶月”的老坟滩去挖苕蕒，拔茅叶；有时在门前的石桥上玩耍。天阴时，他还跟着妈妈去拾地衣（即地耳皮，一种食用菌体）。他4岁时，即能背诵诗词。有一次，父亲在书桌前吟诵诗词，突然发现许继慎能随之同吟，十分惊喜。随后，他便在课读之余，教许继慎诵诗。据说，许继慎入塾读书时，已能熟背《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中的大部分古诗。至今一些老人还记得许继慎6

岁时当众背诵《登鹳楼》和《悯农》的情景。

许继慎出生时，全家有 14 口人。在许继慎刚满 3 岁时，祖父生了一场大病。祖父以为病将不治，便亲自主持安排了后事，将祖传 18 石田产和十几间房屋，按 4 房 4 个子侄平均分配。许继慎的父亲分得 4 石五斗田和堂屋（正屋）3 间。田地在戚家桥南头，由董老四租种。房屋在土门店石堰小河北边。当一切后事都安排停当后，祖父又奇迹般地痊愈了，并且又活了 10 年。

在石堰小河北，除了住有许继慎家及几个叔伯家以外，西头还住着尹家。河南住着的吕家与许家是姑表亲。许继慎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私塾十载

许继慎 8 岁时，父亲将其送往鲍宏涛（松如）塾馆，拜孔子，拜先生，破蒙读书。1 年后，又转入鲍昂千塾馆，从塾师王凤梧学习。

许继慎 12 岁时，隐约地听到宣统皇帝被推翻的消息，也听说了革命党人孙逸仙的名字。他感到很新奇。他从小听故事时，就听说皇帝是“金口玉言”，与天上的玉皇大帝一样，可是现今却被一个叫孙文的人推翻了，被赶下了位，觉得这个孙文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他又发现，一些豪绅雅士对孙文领导的革命很反感，说什么“从此天下大乱了”。这些人对孙逸仙一会儿叫“孙文”一会儿叫“孙中山”，一会儿又叫“孙大炮”，提名吊号，很不尊重，有的甚至咬牙切齿。唯有父亲的态度不一样。他告诉许继慎说，孙中山是中国了不起的大人物，他领导的革命，目的是为了救中国，那些骂他的人是反对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人。遂使许继慎在少年时代就建立了初步的是非感，向往革命。

父亲在 31 岁那年，因病不治而去世了。

父亲的逝世对许继慎及其家庭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其家

境来说，许继慎及其弟弟希孟均不能再继续读书了。但母亲遵照父亲的遗言，不让许继慎兄弟中途辍学。她将祖产4石5斗田卖给六安第二镇苏家埡大地主程翹生家，另租许继慎之三叔许克敏家2石5斗田耕种。克敏家此田卖给繆老大后，许继慎家又向繆老大家交租。

家中生活十分窘迫，常有断炊之虞。母亲端升借米，吃糠咽菜，终日拼争，苦巴苦磨，幸得亲戚朋友特别是许家三代世交鲍昂千的帮助，许继慎兄弟终未失学。

从鲍宏涛塾馆到鲍昂千塾馆，先后4年，许继慎学业大进，成绩优良，深得2位塾师的喜爱。

许继慎13岁时，又入塾师张福斋学馆。此馆设在余家圩子余玉如家里。这一年，许继慎的祖父因病去世。

许继慎15岁时，袁世凯做“洪宪”皇帝，遭到万民唾骂。也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陈独秀主办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出版了。它所宣传的进步思想很快流传到偏僻的六安，使许继慎无比感奋。

许继慎从小就听父亲讲过“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十年面壁”等许多古人用功读书的故事。在古人有关刻苦读书的格言、诗词中，他最爱孔子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和朱熹的“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番，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及颜真卿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自首方悔读书迟”的名句。这些格言、诗词、故事激励青少年时期的许继慎奋发向上，刻苦读书。“不受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成了他的座右铭。那时候，私塾里的学生生活是枯燥无味的，清规戒律很多，学生若有违纪，轻则受训，重则挨打。所学课程是《三字经》、《百家姓》、《纲鉴》、《四书》、《五经》，没有地理、历史、英语、数学。教学方法是注入式的，完全靠死记硬背。课外，学生除了大小便可以走动一下以外，全部时间也都用来读书、背书、习平仄、对对子。

许继慎努力学习，刻苦攻读。凡是先生叫背的功课，无论段背或

总背，他都能按时背下来，说不上倒背如流，但也是滚瓜烂熟。他也有淘气的时候。有时，他在同学背上画东西，被同学告到先生那里，这本来是要挨打手掌心的，但先生看他成绩好，也就带过去了。所以，在 10 多年的私塾里，他竟未挨过一次处罚。

许继慎在读私塾时，思想就很活跃。他常提出一些先生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什么叫“哀莫大于心死，而身灭亦次之”。有的问题，往往使塾师张口结舌。

许继慎从小就很精明。一次，塾里的李子熟了，同学们都想吃，但谁也不敢去摘。有人问许继慎敢不敢摘。许继慎始则不干，后来，在与同学打赌的情况下，他答应去摘李子，而且说不让先生看见。第二天，他趁先生上完课打瞌睡的时候，拿出一根一头钉有钉子的棍子，向窗外的李树一戳，一个熟透的李子就扎在棍头上。他一连吃了好几个，先生始终没有发现。

许继慎品学兼优，才华出众，在私塾同学中很有威信。当时，他的同学傅维金、傅维能、施成章、涂槃如等学习自觉性很差，只要塾师不在家，他们就带头起哄，捉蛐蛐，写淫诗、淫对，甚至赌钱和唱下流的小戏，但他们都怕许继慎。每当他们胡闹时，许继慎总是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和“玩物丧志、玩人丧心”的话来劝勉他们。对个别不听劝的，许继慎甚至会动起拳脚。到了这时，那些不堪教化的小纨绔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同学施成章依仗塾师之宠，不仅不听规劝，反诬许继慎。许继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从此，他再也不敢拨弄是非了。由于许继慎在同学中的威信极高，同学们都亲切地尊称他为“大学长”，也有的称他“二先生”。后来，塾馆先生凡有事外出，即令许继慎负责维持秩序。

少年时的许继慎，性情豪爽，奔放热情，乡里的一些青少年都乐于与之交友。他还爱打抱不平，见义勇为，主持正义，赢得了父老乡亲的喜爱。

他 12 岁那年的夏天，正当稻子抽穗扬花之际，六安南乡一带天旱，正在抽穗的稻苞出白吊子了，扬花的穗子上，花谢了，稻粒瘪

了。

一天中午，许继慎放学回家路过许寡妇家门口，见许寡妇在家伤心痛哭，许继慎便上前去打听原委。原来，何家欺负许寡妇夫亡子幼，不顾许寡妇家庄稼急待润水，强车她家仅有的半塘水。此时，塘中的水即是田中的稻，田中的稻即是家人的命。许继慎听完就说，这事交给我来办。说后，许继慎趁何家车水的人回家吃饭的机会，将水车上的小车头拆下来砸了。许寡妇害怕。许继慎说，你不用怕，有事叫何家来找我。

饭后，何家发现水车头被砸，便咬定是许寡妇干的，并要动手打她。许寡妇无奈，只得照实说出。何家人多势众，听说是许继慎砸了他的水车头，阻止车水，不禁火冒三丈。许继慎毫不示弱，与何家的人一起找到东家评理。何家说了千条万条理由，许继慎只说两条：塘随田租，许家塘与何姓无涉；何家强车许家塘水，东家是否还收许家租课？东家听许继慎说罢，当众裁断：强车许家塘水，欺负孤儿寡母，是何姓不该，理上难容。遂命何家撤车。何家又提出要许寡妇赔偿小车头。许继慎说：“要赔，由我来赔。不过，我要你们算算，一张4人水车，半天车去许家塘中多少水？现在是瓢水碗稻的时候，水就是粮食。你还水，我就还你的车头，两不还，你家还占了便宜呢。”一席话，把何家打得无言可对了。

从此，许继慎在土门店一带乡村中便有些名气了。

许继慎16岁时，从张侍臣读书，学写文章。张老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思想开明，反对守旧，是老同盟会会员。他极力推崇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给青年许继慎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由于前几年许继慎在学业上下了一些硬功夫，熟背了中国古典诗文中的一些名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如今一经名师指点，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张老先生的悉心教诲下，许继慎有了长足的进步，能写一手好文章。他作文不打草稿，喜欢先打腹稿，接到题目后，先伏案静思，待酝酿成熟时，一挥而就。他的文章不受八股文格式限制，立意清新，立场鲜明，针砭时弊，一针见

血，矛头直指军阀当局。塾师王凤梧称他的文章为“放野火”。他喜草书，信笔写来，如走龙蛇。他的字常为张老先生所称道。他写的《军阀乱政》，列举了军阀依靠洋人实行割据，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提出“削平军阀，一统山河”的政治主张，表现了远大的革命抱负和强烈的爱国热情。

许继慎 18 岁时，从南来北往的商人口中得到俄国推翻沙皇革命成功的消息。

许继慎 19 岁那年，五四运动爆发，六安教育界热烈响应。5 月 8 日，设在六安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下称三农）师生，在校长沈子修、学监桂月峰、文牍兼修身教员朱蕴山、钱杏邨（阿英）及翟其善、黄人祥、桂伯炎（尊夏）、刘沛西、张月潭等进步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许继慎和杨溥泉、安梦周、鲍传胪等同学在六安看到学生在街头演活报剧、作讲演，又看到手执小旗高呼“还我青岛”、“誓死反对‘二十一条’”、“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打倒陆宗舆、章宗祥、曹汝霖”等口号的游行大军，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加入了游行队伍。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三农的朱蕴山、翟其善、黄人祥等组成了中国革命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进行学习马克思主义、传播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活动。三农开设的农、林二科及各科开设的修身、国学、数学、历史、地理、英语等专业课，以及三农实行的师生平等、同吃同住同操练等制度，强烈地吸引着青年许继慎。他通过在三农读书的同学，先后借阅了《新青年》、《共产党宣言》、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约论》等大量进步书刊，眼界大为开阔，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私塾“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学方法不满意了，要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青年。他决心弃旧学，上新校；弃八股，学科学。他与母亲商定，报考三农。弟弟许希孟也极力支持，自动辍学，挣钱养家。

安庆求学

1919年寒假，许继慎专程去三农拜望朱蕴山，要求投考三农。经朱蕴山介绍，许继慎又拜会了安徽教育界著名人士、民主革命知识分子、三农校长沈子修和学监桂月峰。三农校长和教师平等待人的态度、爱国的思想、丰富的学识，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继慎目睹了三农师生生动活泼的教学生活，更加坚定了他追求真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决心。朱蕴山等说，安庆为一省首府，水陆交通便利，思想活跃，教育发达，民主空气高涨，建议许继慎去安庆求学。

1920年年初，鲍昂千之子要去安庆求学，这对许继慎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鲍昂千是清朝提督鲍起豹的后裔，是六安西南一带有名的开明大绅士，家中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自许继慎祖父时起，许家与鲍家已是三代世交。许继慎的父亲临终时，将继慎、希孟二子托给鲍昂千，鲍昂千满口应承了。鲍昂千之子鲍传胪与许继慎、许希孟是两度同塾同学，现在，鲍传胪要去安庆上学，鲍昂千让许继慎一同前往，有关入学的联系、应酬事项，一概由他包下。

入安庆中等学校就读，必须经过考试。私塾出身的许继慎、杨溥泉、鲍传胪等因为没有学过数学、英语等课，难以应试。为了通过入学考试，鲍昂千请来了传胪的姨父、南开大学毕业生韦雪园为他们补课。经过一个暑期的补习，许继慎的英语、数学很有进步。

1920年春，为了提高英语、数学水平，他们3人又在叶荃菁、王子宽的帮助下，进安庆第二模范小学插班学习，取得了毕业证书。下半年，许继慎、杨溥泉、鲍传胪都考取了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下称一工）土木工程科。

鲍昂千对许继慎的德才很器重，但在风雨如磐的军阀黑暗统治下，又生怕许继慎因敏捷的才思和锋利之口招来不测，故在许继慎临离六安之前，郑重地将其原名许绍周改为许继慎，号谨生，意继业慎

重，一生谨勤。从此，许继慎直至为革命英勇献身，一直沿用这个名字。许继慎和鲍传胪、杨溥泉在鲍昂千带领下，由六安赴安庆。途中，船进长江时，许继慎见大江东去，船帆如云，不由得神采飞扬。当他看到江面上飘着米字旗、星条旗的炮舰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时，又不禁怒气填膺，吟诵起文天祥的《过安庆江上》诗：“风雨宜城路，重来白发新。长江还有险，中国自无人。泉獍蕃遗育，鳍鲸蛰怒鳞。泊舟休上岸，不忍见遗民。”诵罢，又口占一首五律诗：“鼓轮破巨浪，风送夕阳归。明晨云雾散，昂首看朝晖。国事艰难日，英雄奋起时。光阴如逝水，觉醒不宜迟。”充分表现了许继慎忧国忧民、奋起为国的精神。

安庆是一座具有 700 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自 1662 年（清康熙元年）至 1920 年 258 年间，一直是安徽的省会，是安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安庆府治和怀宁县治的所在地。它地处长江中游，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朝末年，红巾军曾攻下安庆；太平天国时，翼王石达开也曾在此同清军多次展开激战。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也给青年许继慎以巨大的影响。

一九二〇年的安庆，新思潮风起云涌，安徽一批民主革命知识分子，如蔡晓舟、光升（明甫）、朱蕴山等聚集于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一大批宣传马列主义及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进步刊物，如由朱蕴山主笔，蔡晓舟编辑的《安庆评议报》（一说《安庆平议报》）、《安徽全省学生会周刊》、《新安徽》等也应运而生，广为流传。许继慎来到这里，在进步师长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下，进步很快。他在安庆读书的几年间，开始了世界观的转变，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马列主义战士。

1921 年 4 月，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许继慎第一批参加。

1921 年 6 月 2 日，安庆大中学校的学生数百人结队前往省议会请愿，要求有关当局解决教育经费案，结果遭到了军警的血腥镇压。许继慎积极参加了这次斗争。6 月 3 日，安庆市各校学生一律罢课。许

继慎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队进行宣传。当时，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六·二”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1922年秋，安徽省学生联合会改选，许继慎被选为安徽省学联常务委员兼联络部长。接着，他又积极参与领导了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及驱逐倪系省长李兆珍等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3年秋，许继慎、王步文等，因遭反动当局的通缉，逃亡到上海。

2 迎接革命风潮洗礼

学 潮 先 锋

一工土木工程科学制4年，预科1年，开设国文、英文、代数、几何、三角、仪器、图画等课。许继慎等在这里学习了1年多，1922年上半年，又转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下称一师）学习。

许继慎秉性顽强、志向不凡，聪慧过人、才华横溢，胆大心细、果断勇敢。他目睹军阀割据、兵祸连年，列强环伺、民族危机，因以救国拯民为己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自己。

许继慎求学的一工，是五四运动以后，民主空气高涨、革命势力活跃的一座学校。许继慎来到这里很快就同舒传贤、彭干臣、熊受暄、方玉霞及一师的方乐舟等同学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工、龙门口一师都是免交学费的，在这里读书的多是家境贫困的学生，也是对封建军阀黑暗政治统治感受最深的学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们曾驱逐了军阀当局在一工的代理人丁述明。

许继慎是怀着探索救国拯民道路的大志来到安庆求学的。他在安庆一工时，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在安庆流传的《新青年》、《向导》、《独秀文存》、《白话通信》、《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新俄游记》、《赤都新史》、《湘江评论》、《每周评论》以及由安庆进步知识分子蔡晓舟、王步文、朱蕴山等主办的《黎明》、《安庆评议报》、《周报》、《安庆学生》、《寸铁》、《洪水》等书报刊物。在工运、农运、学运、非基督教大同盟运动委员会

等组织建立时，许继慎参加了这些工作和斗争。他还参加了安庆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习的工读夜校、工商夜校的义务教学活动。恽代英在安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法政专门学校（下称法校）教员、名作家郁达夫的讲演，许继慎都去认真聆听，反复思考。通过这些学习和活动，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若不经历一场变革，不把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唤醒，就不可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一天，他与鲍传胪发生了一次激烈地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以何手段使中国富强起来。鲍传胪认为，挽颓风救危亡，关键在人。如能有管仲之才，统一军政；有包拯之廉正，澄清吏治，庶可挽救时艰。许继慎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当前的关键问题，不是一两个人，而是要全国一心，革新图强。他说，西方称中国为“东亚病夫”，中国的“病”确实很重，必须用4万万双回春妙手，坚决对“病夫”施行开刀手术，才能去腐生新、转危为安、转弱为强。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人的觉悟与决心。象这样的争论，在许继慎与同学之间经常发生。他每每以精辟的思想、明晰的概念、正确的论点、有力的论据、生动而雄辩的言辞，使对方折服。有时他们也会争执不下，各不相让。遇此情况，他就会建议各人回去找找资料、查查书，冷静地思考一阵再交谈，并且总是以哈哈一笑收尾。

这时的许继慎，已开始表现出超群的演讲能力。他善于言辞，口才出众。每当宾朋满座谈及国事或讨论学术时，他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朋辈聚会，均有无许不欢之感。由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变革现实的进步要求，以及他在安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活动，遂使他成为安徽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在“六·二”学潮的斗争中，他的表现尤为突出。

辛亥革命以后，安徽军政大权被北洋军阀的爪牙所窃夺。直皖战争，皖系战败，直系军阀夺得了北京中央政权，占有华北和长江流域，安徽也在其统治之下。直系军阀头子曹锟企图自当大总统，先后把一些亲信派往各地，控制地方权力。先后派到安徽的有倪嗣冲、马联甲，倪道烺、李兆珍、许世英、吕调元等人。他们镇压民主运动，

捕杀革命志士，摧残教育，中饱私囊。全省每年只拨教育经费六十多万元。所以，安徽的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首先是由以革命学生为先锋，以革命知识分子为骨干，以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为突破口的。

“五四”后，安徽省学校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安徽省教育会等团体，曾多次向省议会呼吁，要求增加教育经费。但是，省议员们只会拍马，只知弄钱，根本不听人民的呼声。

1921年，统治安徽多年的北洋军阀嫡系、安徽督军倪嗣冲因病残废后，由他的侄儿倪道烺继承其权力，北京北洋政府步兵统领聂宪藩任省长，他们的亲信马联甲任皖南镇守使兼安徽军务帮办。这些家伙在蚌埠给倪嗣冲建了一个生祠，预定于6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届时，省议员都要赶去庆贺。在安庆的议员决定6月3日出发。议员们一走，增加教育经费的问题势必要拖延下来。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省、市学联决定在议员们离开安庆之前，派出代表，于6月2日晚到省议会请愿。

省议会设在任家坡，大门对着南水关，后门朝着任家坡。

2日晚上，省议会正在大摆宴席，宴请倪道烺、马联甲。学生代表、省学联会长方乐舟等12人冲破了警察的阻拦，冲进省议会，找到副议长赵继椿。赵怒气冲冲地质问学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跑来干什么？”学生们回答说：“我们是各校学生的代表，来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请议长到学生会去谈谈，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赵继椿不等学生说完，厉声命令省议会卫队：“把这些小家伙撵出去！”卫队士兵齐声大喝：“滚出去！”代表们坚决不退。卫队士兵竟抓起板凳砸打代表。代表人少势孤，无力抵抗，只得夺门而出，往梓潼阁一中、龙门口一师报信。一中随即与全市各学校紧急联系，传达代表被打的消息，召集全市学生跑步到省议会抗议。

这天是星期六，很多学生回家了，一时难以集中。一中学生周肇基闻讯后，与浦世泽、曹觉生等率领一批学生，首先赶到省议会后门口。警察喝令他们回校，周肇基据理力争，后面的学生齐声高呼：“冲进去！冲进去！”突然从省议会内冲出一群士兵，手持木棒，朝学